

他译出第一本外国长篇小说 一生却如此凄凉

“中国翻译外国文学书不知始于何时。就我们所知道，‘冷红生’的《巴黎茶花女遗事》之前会有什么《听夕闲谈》，当时是每期一张附在瀛寰什么的里面。这是一种铅字竹纸印的定期刊，我只见到一期，所载《听夕闲谈》正说到乔治同他的妻往什么人家里去，路上她骂乔治走得太快，说‘你不知道老娘脚上有鸡眼，走不快么？’这一节我很清楚的记得；那时大概是甲午（1894年）左右，推想原本杂志的出版至少还要早10年罢。”

1925年10月19日，子荣（即周作人）在《明译伊索寓言》（发表在《语丝》总第49期上）一文中写下这番话。其中有两点模糊：

其一，“瀛寰什么”乃《瀛寰琐纪》，是我国最早的文学期刊。

其二，《瀛寰琐纪》创办于1872年11月，早甲午22年。

未作细节考证，可见周作人不太重视此事，却无意透露出一个重要信息：国人翻译的首部外国长篇小说是《听夕闲谈》，比林纾译《巴黎茶花女遗事》早24年。

《听夕闲谈》长期被忽视。在相当时期，人们只知译者是“蠹勺居士”，不知其真名，亦不知英文原作为何。

《听夕闲谈》未译完，最后一句是“看官且暂歇一歇，再听下回续谈”，便无下文。

经美国学者韩南考证，确定《听夕闲谈》原本是英国作家利顿的《夜与晨》上半部，而“蠹勺居士”的真名是蒋其章，乃《申报》首任主笔。

□ 据《北京晚报》



《夜与昼》原书配图

断然离开了媒体圈

学者张卫晴、张政指出，基督教国家主张一夫一妻，蒋其章却认为，非利这样的成年人必然会纳妾。非利的叔叔指责非利与爱格私奔时，非利辩解道，爱格是“妾”，不是“妻”。叔叔竟说：“即是，如此甚好。”

类似的怪译还有：“西国古时规矩，凡有仇隙，准相战斗，用刀或枪。但只准两人对敌，不准有人帮助。不比得此时闽粤械斗，动辄聚众人哟。”可原作者怎知“闽粤械斗”？

由此产生一个疑问：蒋其章是独自翻译的，还是请美查口译、自己改写？

学者张卫晴、张政认为，蒋其章可能懂英语。比如他将“Sons of shame”（私生子）译成“定是那霞云养的了，贱人所生的儿子”，将shame（羞耻）误作人名霞云，这是英国人美查不可能犯的错，很像不懂英语习语而产生的误会。

从蒋其章受教育的履历看，他应该不懂英语。此外，原作《夜与昼》在西方影响不大，非美查介绍，蒋其章很难知道它。

在《申报》上，蒋其章写过一些介绍国外风光的稿，可能都是美查口述，蒋其章改写，蒋似乎从没有去过海外。

1875年，蒋其章离开《申报》。

一方面，《申报》给的费用似乎不多。

另一方面，蒋其章志在当官，恰好为庆祝光绪登基，1876年有一次恩科。

学者邵志择推断，蒋其章未能通过恩科，他接着又参加了1877年科举，位列三甲第四十九名，通过朝考，被任命为敦煌县令。

仕途毁于左宗棠

蒋其章到省后，正值钦差大臣左宗棠署理甘肃，一年后（1879年），左才让蒋到县，似对他有不满，而蒋接下来的行为一再惹怒左宗棠。

敦煌原产黄金，每年上缴99两，但蒋其章到任时，已是“矿老山空，金苗不旺，停采已久，器具全无”，请求免除课金。左宗棠虽同意，但正值西北用兵、军费艰难之际，对此应不太高兴。

左宗棠曾上折称敦煌地方名绅雷起瀛鱼肉乡里，请朝廷革去了雷的功名和职衔，蒋其章到任后，却力称雷蒙冤，左宗棠只好再上折，请朝廷恢复雷起瀛的功名和职衔。

1879年，匈牙利人切塞尼·贝拉等人来到敦煌，“意欲出关寻通青海、西藏之路”，为保护主权，左宗棠让蒋其章暗中作梗，蒋虽完成任务，没想到切塞尼转道后，得到沿途官员照顾，成功到达西宁。切塞尼衔恨，便到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告了左宗棠一状。

不久，俄国探险家普尔热瓦斯基亦来敦煌，蒋其章又加阻挠，却被普尔热瓦斯基绕过，回去后，又到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告了左宗棠一状。

此后，白彦虎残部匪徒进入敦煌，蒋其章未能及时缉拿，令其逃窜，令左宗棠大怒。

他的悲剧命运早已注定

1880年重阳节，蒋其章陪友人到月牙泉游玩。3天后，蒋其章便被革职。早在该年正月，左宗棠便准备将蒋拿下。

被革职后，蒋其章到左宗棠手下大将张曜幕中“司书记也”，极感落魄。好在张曜对蒋很信任，回济南当山东巡抚后，仍留蒋在幕中。1891年，张曜病逝，福润接任，蒋其章依然在幕。

1892年，蒋其章元宵观灯归来，突发病去世，年仅50岁。因身后无子，平生创作散失殆尽。

蒋其章官场遭挫，唯于小说特有见识。在《听夕闲谈小叙》中，他写道：“予则谓小说者，当以怡神悦魄为主，使人之碌碌此世者，咸弃其焦思繁虑，而暂迁其心于恬适之境者也。”此观点超越了时代。

蒋其章本想将《听夕闲谈》全本译出，为参加科举，半途而废。《听夕闲谈》作为中国人自译西洋小说开端，仅比日本首部自译西洋小说《鲁敏逊全传》（即《鲁滨孙漂流记》）晚一年。

意外赶上了《申报》崛起

《申报》是同治初年（同治皇帝于1862年至1875年间在位）来华英商安纳斯托·美查所办，他早期和兄长从事茶叶、布匹等生意，学会了汉语。某年茶叶价格大跌，买办陈莘庚建议美查改行办报。

上海此前有英文报纸《北华捷报》，每期发行不过百余份。1861年9月，英国孙天洋行创办《上海每日时报》。为与之竞争，11月19日，《北华捷报》推出上海首张中文报《上海新报》。恰逢太平天国兵临上海，为了解战事信息，《上海新报》发行量猛增，达400份。

美查看到商机，便与友人伍华德、普莱亚、麦基洛各出400两白银，于1871年5月订立合约，共办《申报》。

美查本想请王韬主笔，让王的女婿钱征（即钱听伯）去香港游说，但王韬曾投太平天国，清廷通缉令仍在。美查只好转请钱征，钱征“以不才承其乏”相辞，“武林名孝廉”蒋其章得以上位。

美查擅经营，《申报》头三日，每天印600份，免费赠予各商号。因采用国产廉价纸，单面印刷，《申报》零售价仅10文，是《上海新报》的1/3。此外，美查首创雇报童营销的方式，并在各杂货店寄售。

《申报》初期模仿《上海新报》，定名为《申江新报》，几期后易名《申报》，并成为日报（周日“无轮船开之日”停刊）。仅4个月，发行量便突破了千份。在《申报》的强力冲击下，1873年1月，《上海新报》宣布停刊。

为拉稿创出最早文学刊物

在《申报》与《上海新报》的竞争中，蒋其章发挥了自己的作用，即：拉拢文人团体。

报社需稳定稿源，《上海新报》率先提出：“如有切要时事，或得自传闻，或得自目击，无论何事，均可携至本馆刻刷，分文不取。”

旧文人无力刊刻作品，报社此举提供了方便，但《上海新报》只要新闻类稿件，蒋其章则提出：“如有骚人韵士，有愿以短什长篇惠教者，如天下各名区竹枝词及长歌纪事之类，概不取值。”

蒋其章本是文坛中人，自1872年到1873年，他先后在上海参加4次诗会，所有唱和之作，乃至自己现场写的诗，都刊在《申报》上。

经蒋其章运作，文人纷纷投稿，《申报》已刊登不下，只好另办月刊《瀛寰琐纪》，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本文学刊物。该刊定价80文，批发65文，亦能盈利。

《瀛寰琐纪》主刊诗文，亦有小说。1873年起，开始连载《听夕闲谈》，直到1875年终止。它是一部类型小说，故事框架是：世家子弟非利与商人女儿爱格私奔，生下儿子康吉。15年后，非利获得叔叔的遗产，成为百万富翁，却死于意外，财产被其弟罗巴霸占。破落的康吉在伦敦、巴黎几经奋斗，最终娶了贵妇美费尔。

《听夕闲谈》虽是译作，但改动颇多，读来犹如本土小说。



无奈家贫人报业

蒋其章，字子相，号公质、质荇、行一、芷湘等，生于1842年6月2日，祖籍安徽歙县，隶浙江钱塘县籍。

商籍是清政府为照顾商人子弟（尤其是盐商子弟）而特设的，允许他们入侨居地官学，并参加科举。

据学者郭国义先生考证（见《听夕闲谈——校注与资料汇编》，上海古籍出版社），蒋其章可能是盐商子弟，曾祖因中举，当过知县，祖父、父亲都是廪贡生（秀才中成绩优异者，享政府补贴，并入京师国子监读书）。

蒋其章先后“肄业话经精舍，敷文、崇文书院，东城讲舍，前肄业紫阳书院、上海敬业书院”。在当时，“十五而不应试，父兄以为不才，二十而不与胶庠，乡里得而贱之”。可蒋其章偏偏赶上战乱。

1860年，太平军克杭州，蒋其章偕妻朱迪珍逃到浙江金华。朱迪珍擅诗，时人称为才女，经此波折而病逝，年仅20岁，二人结婚仅一年。蒋其章写下“从此萧郎感莫释，泪痕枯尽襟犹湿”的诗句。

直到1870年，29岁的蒋才通过乡试，成为举人。或因家贫，蒋其章于1872年加入《申报》，在早期报人中，他是唯一拥有举人身份的。

在当时，报人备受歧视。左宗棠在致友人信中曾说：“江浙无赖文人，以报馆为末路。”近代报纸之父王韬也视报纸为“供一时数月之遭锋”，“过其时则以覆瓿焉可也”。

《上海闲话》称：“昔日之报馆主笔，不仅社会上认为不名誉，即该主笔亦不敢以此自鸣于世。”

在《申报》后，蒋其章很少署名，即使署名，也只用蠹勺居士、小吉罗庵主、芷湘等。

《听夕闲谈》正文